

长篇小说

庄妃

悲欢紫禁城

颜廷瑞 著

中国大众文学丛书

中国大众文学丛书

庄妃·悲欢紫禁城·

颜廷瑞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庄妃·悲欢紫禁城
Zhuangfei · Beihuan Zijincheng
颜廷瑞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喀左县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320,000 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$14\frac{3}{4}$ 插页: 4

1989年1月第1版

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250

责任编辑: 宋加哲

责任校对: 李平春

封面设计: 陈新

ISBN 7-5313-0140-7/I·130

定价: 4.50 元



作者小传

颜廷瑞，男，汉族，一九三一年阴历七月十三日生于陕西省华县，高中文化程度。一九四九年七月入伍，一九五三年四月入党，一九六一年做文艺工作。历任译电员、机要参谋、创作员、沈阳军区政治部歌剧团团长、政委等职。一九八三年八月调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任创作员。曾发表大型歌剧《萨布素将军》、《施琅将军》、《重庆谈判》、《庄妃·血泪清宁宫》、《庄妃·大战宁远城》等作品。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。

目 次

- 一. 五彩缤纷的元旦烟花，闪现着富丽堂皇的多尔衮府邸——南官王府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. 清冷的位育宫里，一盏华盖流苏珍珠灯，照映着一个低头画画的帝王…………… (16)
- 三. 僻静迷离的宁寿宫，庄妃的泪珠滴答在皇上福临送来的《觅母图》上…………… (24)
- 四. 皇上和侍女的两桩婚事，拉开了一场新的内争的帷幕…………… (35)
- 五. 突变前夕。科尔沁王府的嫁妆和酒宴，宁寿宫里的同情和多情，南官王府里的烟幕和杀手…………… (46)
- 六. 二月二日。在这个“龙抬头”的日子里…………… (74)
- 七. 洞房花烛之夜。婉儿和伊罗根无声的对话…………… (106)
- 八. 索尼府邸侧室里的烛光、香火和滴血的“交心酒”…………… (112)
- 九. 吴拜的“紧急禀奏”和多尔衮的“一石三鸟”…………… (121)
- 十. 庄妃病了。真病？假病？母亲点燃的骨火，煎熬着儿子断肠裂胆的心…………… (130)
- 十一. 《五凤楼举事密疏》和庄妃手中的红珠象牙獠毫笔…………… (153)

- 十二. 趁那个女人病倒在床, 多尔袞用酒擦拭着手中的钢刀——阿济格…………… (158)
- 十三. 代善的“意气风发”, 济尔哈朗的“深谋远虑”和皇上福临的“自强不息”…………… (166)
- 十四. “他们都说我是铁石心肠, 我流的眼泪何尝少啊!” 庄妃微服走向慈宁宫…………… (173)
- 十五. 慈宁宫里的偶然相遇, 强男强女的暂时“妥协”…………… (178)
- 十六. 人啊, 就怕“陶醉”。人啊, 贵在“疑虑”…………… (192)
- 十七. 多尔袞深夜闯入宁寿宫, 给庄妃带来一个“五更梦”…………… (199)
- 十八. 武英殿里的刀光剑影和御花园里的异想奇思…………… (215)
- 十九. 孤独、恐惧、绝望, 半天的时间, 庄妃象是老了許多…………… (265)
- 二十. 多尔袞的“感觉”和梦幻。洪承畴从江南送来了火急密报…………… (279)
- 二十一. 懋勤殿里的秘密会谈。局势毕竟比人强, 每个人都在改变着自己原来扮演的角色…………… (293)
- 二十二. 战争……也制造了一个权势炙热的多尔袞和一个谷底风寒的庄妃…………… (313)
- 二十三. 洞房花烛之夜。多尔袞发现了奇情异趣。阿爾寨之死…………… (331)
- 二十四. 五凤楼上的较量。庄妃向多尔袞的权力挑战, 便宜了几个造反的俘囚…………… (343)
- 二十五. 春去秋来夜复夜, 没完没了的愁苦啊…………… (357)
- 二十六. 七月七日夜晚, 在牛郎织女相会的时刻, 庄妃作出了痛苦的决定…………… (377)

- 二十七. 范文程当了“红媒”，带给多尔衮一个醉心的幻觉和一个绚丽的“风流梦”……………（397）
- 二十八. 怀恨含泪，皇上福临写下了他登极七年来第一道亲笔“诏书”……………（415）
- 二十九. 洞房花烛之夜。多尔衮看着庄妃：这个秀、丽、娇、美、狠、酸、甜、苦、辣、涩的女人，舍不得、吞不下、受不了、离不开啊！…（427）
- 三十. 庄妃啊！残酷的“女杀手”，聪明的“接生婆”……………（455）

五彩缤纷的元旦烟花，闪现着富丽堂皇的多尔袞府邸——南官王府

五凤楼夜半震动苍穹的钟声，宣告着大清顺治五年（1648年）一月一日子时的到来。北京城骤然展现出一幅辉煌奇丽的夜景：密密麻麻的繁星，闪烁在蓝色的天宇；殿宇楼阁上的朱红纱灯，辉映在北京的上空；大街小巷里的五彩花灯，纵横着，交错着，跳跃着，延伸着，织成了一片奔涌的灯的海洋。照亮了紫禁城，照亮了万岁山，照亮了北海、中海、南海，照亮了紫禁城四周黄沙铺垫的一条条金色的道路。突然，鞭炮齐鸣，火花飞溅，北京城喧闹了，沸腾了，开始欢度大清入主中原四年来最热闹的一个元旦节。

三年前满洲迁移入关时住进北京城的十多万满人，按照满洲传统粗犷的习俗，男女成群，持伞举灯，击鼓起舞，和唱秧歌，从各条街巷涌向承天门前的广场，向紫禁城跪拜、欢呼，祝福他们的皇上消灭大西政权张献忠，为大清除掉了一个最可怕的劲敌。

前几天奉诏进入北京的蒙古各部贝勒和他们的随从家眷，

也涌出了前门外理藩院的驿房宾馆，在喧闹狂欢的人群中，狂舞高歌，贪婪地欣赏着这不寻常的奇异夜景。

诸王贝勒、王公显贵、达官富绅们，用五彩缤纷的烟花，表示他们的狂喜和富有。那“银河飞瀑”，那“天女散花”，那“黄罗伞”，那“金吊兰”，那“太空游龙”，那“百鸟朝凤”等使人们惊叹倾倒的智慧之花，使紫禁城四周的天空，变成了五彩争艳、飞花流金的仙境。

在这神奇瑰丽的五彩闪光中，多尔袞的府邸出现在紫禁城外东面不远的南宫。它巍峨高耸，气势磅礴，使四周的殿宇楼阁都象断了墙垣，坍了台基。它奇巧瑰丽，金壁辉煌，使紫禁城里新近落成的五凤楼，也象褪了光泽，寡然无色。这艳丽的琼楼玉宇，在变幻莫测的烟花中变幻着，隐显着，使绚丽的夜空更加神秘深邃，摇曳着人们惊异寻索的心神。

在人群狂欢的高潮中，科尔沁亲王吴克善，带着他的女儿济林娜，在伊罗根等亲兵的护卫下，骑着高头大马，走出了设在前门外的京城府邸。吴克善着石青色朝服，头戴饰有东珠的薰貂朝冠。济林娜今晚的穿着十分讲究，头戴一顶垂珠卷檐银白披风帽，身着一件猩红酒金紧身袍，脚登一双黄缎飞云长统靴，腰系一条金黄嵌珠带，神飞采逸，窈窕雅秀。吴克善要在丑时正点赶到五凤楼前，和诸王贝勒、议政大臣们会齐，然后一同走向太和殿，向皇上福临行元旦节朝拜大礼。

头顶是神奇灿烂的烟花，两旁是争丽斗艳的花灯，眼前是欢舞高歌的人群，十二岁的济林娜在惊讶、赞叹、询问中，放纵地发出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。伊罗根如呆，如痴，不断地发出傻乎乎的“啧啧”声。吴克善也万分惊奇，心潮起伏了。

这是第二次奉诏来京。第一次是顺治元年九月，大清刚刚“定都北京”。参加皇上福临十月一日的“登极大典”之后，

在北京住了三个多月，也度过了一个除夕之夜。那时，九门城楼被李自成焚毁，皇宫也破损不堪，连太和殿也堆在瓦砾之中，全城寂然，街巷冷清，小巷深处偶尔响起几声鞭炮，立即会有巡逻游骑奔去，接着便是一片哭声和惨叫。惶惶不安的忧愁，不仅侵扰着街巷细民、将领士卒、商贾官吏，也使自己这个外藩亲王心神不安啊！今晚的一切都真的变了，李自成突然死亡在九宫山，史可法被杀在扬州城，张献忠又倒在四川西充，大清终于度过了三年的风风雨雨，在中原站稳了脚跟……

吴克善周身感到一阵清爽，似乎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快意撞击着他的心，使他心旷神怡，忘其所在，竟然在马背上笑出声来。

目不暇接的济林娜突然听到笑声，转过头来，看着父亲乐滋滋的神情，大声问道：

“阿爸，今个儿没有喝酒，您怎么醉蒙蒙的啊？”

吴克善听着女儿娇声的询问，看着女儿甜美的笑容，喜悦和急切的思绪一下子牵动了心，尽早见到姑姑孝端皇太后，尽早见到妹妹孝庄皇太后，尽早见到皇上福临，济林娜的聪明和美丽，会使她们满意的。这次带济林娜进京，不就是为了这件有关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未来命运的大事吗？他看着女儿笑而不答，顺手提了一下马缰，坐骑知情地跑动起来。真是手随心动，马知人意啊！

当吴克善的马队奔至承天门外的金水桥时，碰巧从承天门内奔出二十骑执戈的士卒。他们吆喝着清街开路，广场上的人群迅速闪开，吃惊的望着这队兵马。吴克善也急忙跳下马鞍，勒缰而立。少顷，一群身着朝服朝冠的贝勒、贝子、大臣、学士、将领，在大约二百名亲兵的护卫下，由承天门结伙而出，神情昂扬地走过金水桥。借着广场上如星的花灯的光辉，吴克

善仔细辨认，除范文程、刚林几个老臣外，其余人全不认识。伊罗根在睿亲王府呆过多年，对朝廷官员和宗室王公比较熟悉，急忙提缰靠近吴克善，悄声地逐一介绍说：

“宗室巩阿岱，吏部尚书。宗室韩岱，兵部尚书。宗室吴达海，刑部尚书。英俄尔岱，户部尚书。郎球，礼部尚书。星纳，工部尚书。冷僧机，锡翰，御前近臣。祁充格，大学士……”

吴克善疑惑了：丑时正点不是要到太和殿朝拜皇上吗？为什么要出宫东行呢？当他看到这队东行的六部尚书、近臣、学士突然马头一转，拐进南宫的街巷时，他心里豁然明白了：这是去摄政王多尔衮的王府朝贺啊！

济林娜什么也不明白。她根本没有注意六部尚书、近臣、学士们的去向和父亲神情的变化，而是把所有精力和兴趣都关注在庄穆辉煌的紫禁城里。她提缰走近父亲，大声问道：

“阿爸，这承天门里边，就是乾清宫和坤宁宫吧？”

吴克善没有回答，两眼呆呆地望着南宫上空在烟花中时隐时现的摄政王府邸，一颗心下沉了，思索了……

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，坐落在明朝南宫的旧址上，时有“南宫王府”之称。其宏伟壮丽，不仅超过了当时大清关于摄政王府邸建筑的定制，也使紫禁城里任何一座楼阁殿宇失彩逊色。这座王府的建成，据说役工三千，经时两年，耗去库银一百五十万两。

“南宫王府”绕以朱红墙垣，墙高五尺，周长六百四十丈。墙内建筑包括门楼、翼楼、后楼、正殿、后殿、后寝、典司房、库仓、厨廄、花园等十多个部分。殿筑丹墀，楼附回廊，门雕龙首，柱镂龙文，均覆以绿色琉璃瓦。加之长廊曲

折，花园幽深，搭配有致，相依相托，气势雄威而和谐。更为壮观的，是这群建筑的后楼，台基高一丈七尺，仅低于太和殿台基三尺，但它高为二层，横空而出，反而高过太和殿一丈有余。楼顶覆绿色琉璃瓦，一片碧翠。四周飞檐和屋脊上的游龙、兽吻、驼铃，均鎏金飞黄，闪耀着金色的光辉。置身高楼，举目远眺，可览北京四周之名胜；俯首而视，可察紫禁城内之动静。真是天上宫阙，人间九重！

多尔衮居住的密室，就在这后楼二层之上。

三年来，多尔衮以他的聪明才智，敢作敢为，把握了天下形势的发展，为大清全国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，立下了不世的功绩，表现了一个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的胆略。

在军事上，当入关之初，面临大清、大顺、南明弘光政权三股势力对峙的局面，多尔衮审时度势，为避免两面作战，以“和谈”、“联合”的策略，迎合南明弘光政权“继绝存亡”、“南北分治”的幻想，以“合师进讨，问罪秦中，共枭逆贼之首，以泄敷天之愤”为诱饵，与弘光政权周旋；以满洲八旗、蒙古八旗、汉军八旗的主要兵力，合围追剿主要对手大顺农军。果然，在清兵的穷追猛打和南明弘光政权“共枭逆贼之首”的配合下，大顺农军失败了。顺治二年闰六月四日，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，被一群汉族团练杀害。汉族地主阶级的武装，为大清除掉了这个心腹大患。在顺治二年二月，大顺农军大败于陕西关中之后，多尔衮命令豫亲王多铎，率师出潼关，经河南，悄悄向南明弘光政权逼近。四月十五日，多铎举兵进攻扬州，演出了“扬州十日”的烧杀惨剧。四月二十五日，史可法在扬州被杀，旋即南京陷落。六月十日，福王朱由松逃至芜湖，被他的亲信总兵田雄、马得胜缚献于多铎，南明弘光政权遂即灭亡。顺治三年八月，南明另一个政权

——隆武政权覆灭，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兵败被执，绝食而死。同年十一月，大西农军战败于四川南充，张献忠在凤凰山下被肃亲王豪格的部将雅在兰射杀。中原各派武装力量的反抗，从此跌入低潮。短短三年内，多尔袞剪除群雄，用刀剑铁骑控制了全国除西南、东南几省外的全部领土，创建了逐鹿中原的赫赫武功。

在政治上，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，多尔袞采纳了范文程、洪承畴、冯铨等人的建议，依照明朝的制度和法律，不断完善了中央至地方的政权机构。他树起了吴三桂和冯铨这两个文武榜样，用高官厚禄争取了明朝遗老遗少的归顺。他举起“尊孔崇儒”的旗帜，“怀柔”中原的文人贤士。他“开科举，取贤士”，为汉族读书人敞开了作官为宦的大门。至顺治四年，随着中原武装反抗的消沉，全国的反清舆论也哑然了。许多“旧朝的重镇”，一变而成“新朝的勋臣”；慷慨激昂的文士，有的沉默，有的变调，有的出家当了和尚，有的剃掉头发作了顺民，有的中了科举，成了大清的官吏。短短三年内，多尔袞充分运用了“以汉制汉”的策略，用中原的文化、伦理和道德，取得了短期稳定的“文治”之功。

在经济上，多尔袞为了满足满洲贵族的利益和解决入关满人的生计问题，用暴力圈占民田，把落后的农奴制搬到中原这块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，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，造成了汉人大量的“投充”或者“带田投充”为奴。但这种“圈田”的消极恶果，在顺治四年前，尚处于“田地被占，妇子流离，哭声满路”的苦难时期，“良民失业，铤而走险，宦室无产，渐亦为非”的反抗活动还没有大规模地展开，因而，既得利益的满洲贵族唱出的赞歌，掩盖了农村汉族细民的哭声。同时，多尔袞断然取消三饷（辽饷、剿饷、练饷），摒弃明末沉重

的赋税制度，按照明朝万历年间的册额征收赋税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“休养生息”的作用，受到了汉族城乡商贾、细民的欢迎。特别是多尔袞下令“严惩贪官污吏”、“反对贿赂”和打击明末势力猖獗的太监集团等措施，反映了各族各层百姓的心愿，赢得了朝野的赞扬。

三年来，随着“文治”“武功”的建立，多尔袞的地位与权势得到了提高和扩张。顺治元年九月，被封为叔父摄政王，顺治二年五月，进封为皇叔父摄政王。多尔袞以皇帝长辈之尊，行摄政之职，凌驾于诸王贝勒之上，权倾朝野，天下只知有多尔袞而不知福临。不仅孝端皇太后和孝庄皇太后参政的权力遭到削弱，连皇上福临点头应诺的权力也受到侵犯，用福临的话说，“睿王摄政，朕惟拱手以承祭祀。凡天下国家之事，朕既不欲，亦未有向朕详陈者”。顺治四年六月，多尔袞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建造府邸超过定制之罪，罢济尔哈朗辅政王之职。七月，以其同母胞弟豫亲王多铎为叔父辅政王，进一步削弱了皇太后参政的权力。顺治四年十月，多尔袞以“风疾日重，行动不便”为由，不再入宫视事，南宫王府代替了武英殿，成了群臣早朝和奏请之所。并以“处事急需，削繁就简”为名，将大内贮藏的大清信符印册取出，置于南宫王府。凡事一经思虑成熟，即签署加印发出，不再受大内官员的扯肘。多尔袞权逾皇帝，成了大清的 actual 统治者。

三年来，在创建这些文治武功的过程中，多尔袞逐步对六部大臣和八旗将领进行了更替和调整，悄悄地为自己登上皇位作准备。他以“完善六部机构”为名，提拔巩阿岱、韩岱、吴达海、英俄尔岱、郎球、星纳为六部尚书。巩阿岱是努尔哈赤五弟巴雅喇之子，吴达海是努尔哈赤二弟穆尔哈齐之子，在皇太极时代，他们都是不被重用的人。英俄尔岱长期担任过镶白

旗的固山额真，是多尔袞的大管家。郎球是礼部的官员，星纳是吏部的官员。这个六部班子，实质上是两白旗势力与反皇太极势力的结合。他以“征战需要”为由，任命拜音图（巩阿岱之兄）为镶黄旗固山额真，接替图尔格的职位；任命多铎的长子多尼为正蓝旗固山额真，执掌正蓝旗的实权；任命努尔哈赤六子塔拜之子额克亲为正白旗固山额真，接替阿山的职位；晋升两白旗年轻将领苏拜、阿尔津、博尔惠、罗什等为护军统领或参领，分别随各旗作战，以便掌握各旗的实际情况。他以“调整内院事务”为由，任命范文程、刚林、祁充格为文官衙门领袖，实际上将内院大权交给了刚林和祁充格。至顺治四年，朝廷所有机枢之位，俱为多尔袞亲信所执掌，连皇上福临身边的御前近臣锡翰、冷僧机、席纳布库等皆依附于多尔袞。福临的一举一动，都在多尔袞的掌握之中。权力的转移，福临只剩下“皇上”这两个字的空名了。

三年来，中原战场上的胜利、朝政上的成功、权力转移上的得手和一批忠心追随者的形成，大大刺激了多尔袞的帝王之欲，夺回失去的皇位的时候到了……

今晚，当子时钟声敲响的时候，多尔袞独自坐在南宫王府后楼上的密室里，在红烛银光辉映中，守着面前一盆炭火，冷静地思考着需要决定的几个重大问题。

烟花的闪光照耀着黄檐绿瓦，狂欢的声浪敲打着朱门绿窗……

他明白自己的力量所在。今天的摄政王，不再是崇德八年（1643年）在盛京败于庄妃的睿亲王了，也不再是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六月为庄妃所制的多尔袞了。经过三年的卧薪尝胆，曲意奉迎，终于瞒过了庄妃的眼睛，躲过庄妃的监视，造

就了今天这样的局面。他感谢上苍的眷注，使李自成、张献忠这样可怕的对头，离奇而不明不白地相继死去，成全了自己的英名。他得意朝政大权的悄悄转移，终于使庄妃陷入被困被围的境地。这个护着筷子的母老虎，该是被缚的时候了。他拿起火钳拨弄着闪着蓝光的炭火，火舌腾起，映出了他那虬须清癯脸上的一丝笑意。突然，一块炭火爆裂，“嘭”地一声，溅起了几点火星，落在他的手背上。他本能地丢开了火钳，看着手背上烫灼的几个白点，慢慢地变过色来。

烟花的闪光照耀着黄檐绿瓦，狂欢的声浪敲打着朱门绿窗……

他明白，在庄妃的身边还有俩守护神。一是肃亲王豪格，一是两黄旗几个重要将领——索尼、鳌拜、塔胆。战争时期太短了，刀枪利箭太稀疏了，竟然让这帮家伙活着回到了朝廷。

豪格，这个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，顺治元年四月，在庄妃的庇护下死里逃生，同年十一月，又在庄妃的庇护下，借着“迁移入关”的功绩，恢复了爵位和权力。三年来，平定山东，剿除南明，消灭张献忠，战功赫赫，很得人心，又忠心痴意地充当福临的保护人。若不及早除掉，自己是不会顺利登上皇位的。

索尼、鳌拜、塔胆，这帮家伙死抱一团，上听命于庄妃，下结交于校尉，护卫着皇宫和福临，时时威胁自己。特别是索尼，外柔而内刚，浑身都是心机，又有兵权在握，是断乎不可留的。还有图尔格，开国重臣宏毅公额亦都的儿子，在文武朝臣中有一定的号召力，也是断乎不可留的。

烟花的闪光照耀着黄檐绿瓦，狂欢的声浪敲打着朱门绿窗……

在多尔袞进一步思索除掉这些对手的具体实施方案中，他

的宠爱的侍女吴尔库尼走进了密室。

吴尔库尼，十八岁，原是蒙古喀尔喀部落一个牧主的妻子。顺治三年，吴拜奉命为多尔袞挑选美人时，在喀尔喀部落发现了这个美人，便杀其夫而娶入王府。这个女人长得很美，婀娜多姿的身条，乌黑如墨的秀发，洁白如玉的肌肤，细细弯弯的眉毛，长长密密的目睫，顾盼传情的眼睛，凝成了一种含情衔媚的神态，总象是正在渴求、召唤着什么，一见之后，就揪住了多尔袞的心。这个女人极会来事，很会运用自己的魅力为男人消愁解闷，特别是床第帐帏间的本领，使多尔袞神魂颠倒，心醉情迷。一年多来，这个名为侍女、实为宠妃的女人，成了南宮王府真正的女主人。王妃阿尔桑和十几个年轻的福晋，都在以泪洗面了。

吴尔库尼走到多尔袞的身边，娇滴滴的声音，软绵绵的情态，浪悠悠的气息，立即消除了多尔袞心头的忧烦和苦闷。在吴尔库尼地搀扶下，多尔袞顺从地走出密室的旁门，站在雕花镂金的回廊栏栅处，观赏奇异的夜景。此时，各贝勒王府的烟花掀起了高潮，把紫禁城四周的天空，变成了梦境般的、珠玉闪光、晶莹灿烂的海洋，街巷广场上的狂欢声，如触天的浪潮，搅动着这蔚蓝的夜空。多尔袞兴致极佳，放声赞道：

“良辰美景，满天飞花。一元复始，又是一个好的开头啊！”

看着多尔袞愁容散尽，吴尔库尼知道如何去迎合多尔袞的心意，如何去推动这种情绪的发展，如何去赢得多尔袞的宠爱和欢心。她用手轻抚着多尔袞的手心，传送着她那不需启口的语言；她把腰身紧紧贴在多尔袞的怀里，让颤动的肌肤去触动多尔袞的心潮；她用秀发轻拂着多尔袞的脸庞，不停地挑逗着多尔袞的情趣，她轻柔娇甜地问道：